

食事绘

王璐 著

遥远的杏花一直晕染于风中



食事绘

王璠 著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食事绘 / 王瑒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18.6

ISBN 978-7-5496-2552-9

I. ①食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77904 号

食事绘

著 者 王 瑒

插 图 王 瑒

策 划 朱耀华

责任编辑 徐曙蕾

特约编辑 甫跃辉

装帧设计 张志全

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
(邮政编码200041)

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

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90×1240 1/32

字 数 170千 (插图7幅)

印 张 9.375

印 数 1-2500

ISBN 978-7-5496-2552-9

定 价 39.00元

自序：人心芜杂，人生孤寂

我的童年在太原。记忆中，母亲年轻时是安静的。不笑，寡语。骨子深处有江南女子的倔强。她习惯了谨慎，似乎永远都在忙。从早到晚，忙家务忙小孩忙工作忙老人，里里外外，像一只陀螺，转不停。幼时记忆中，母亲永远是一个人。初次看见父亲，我不满三岁，在山西榆次一个农场。父亲在此一住许多年。榆次其实距离太原市并不算远，长途车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路程，如今高速公路直通，半个小时可达。但在我童年记忆中，父亲似乎从没回来过？我记事较早，两三岁起，每天跟着母亲去上班。但她像是从没登上过讲台？每天的工作非常简单，就是给各办公室打开水搞卫生，然后负责报纸杂志的收发。忙完开始写材料。日复如是。天天面对一沓稿纸，我看见母亲常常坐着发呆，有时几个钟头过去，纸上一片空白。我无处可去，想问又不敢，无所事事，于是拿个粉笔头在地板上胡写乱画。不时偷看母亲。她究竟要写什么？

动荡紧缩的时代，万马齐喑。这习性只有在相对和平时期，会有充分的感受以及反映，并可以尽情消遣细碎繁琐的内容，已经成为一种小说创作的“习惯性特质”。那时，母亲独自带着我们兄妹四人（三个哥哥）住在学校大院。我三四岁时，学校语文教研组有一个老师搬来隔壁。这女老师细眉细眼，说不上漂亮，但清丽脱俗，她的打扮在学校老师中总觉卓然而立。女老师很喜

欢穿灰色系的衣裙，浅灰深灰，衣服买来总要先自己动手加工，腰部从里面捏了一点，打几道褶子，穿上身顿时玲珑有致。许是因为都从上海嫁到山西的缘故，她跟母亲私交不错，经常带些好吃的零食给我。一包饼干，各种小动物造型，或一把大白兔奶糖，长大后我吃过许多昂贵的进口糖果，却再也找不到记忆中的香甜。这女老师后来在精神方面出了问题，突然疯了——她丈夫原是学校化学教研组组长，山西孟县人，“文革”期间有人匿名检举揭发，大字报铺天盖地，立刻被打成“现行反革命”——罪名说他有次擦屁股用的报纸上，一条语录赫然在目——被抓的当晚就上吊，据说呈坐姿，一脸平静。

我刚满五岁便入学，倒不是因为天资聪慧，而是家里实在交不起管理费。桌高人矮够不着，自带小板凳，坐第一排前面。一节课上下来，脖颈僵硬。有天放学回家，一进门，迎面站着个陌生男人，鼻子上架一副黑框眼镜，胡子拉碴，个不高，精瘦，笑咪咪望着我招手。母亲站在边上一眼一眼安静地笑：“叫呀，叫呀！叫爸爸！”母亲竟然也会笑！

美好的时光总那么短暂，这突如其来的欢乐并没持续多久。父亲脾气不好，甚至可以说性烈如火，一点就着。山西男人在家，多喜欢当大爷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被人伺候惯了。那时奶奶还活着，跟我们住一起，奶奶处处维护儿子，记忆中的父亲，是那种“油瓶子倒了也不扶一下”的人，太原话讲就是“懒得抽筋”。时间一久，母亲开始抱怨牢骚，但奶奶的脸一耷拉，她立马又沉默了。所有的愤懑，绝非一日积攒，母亲变得比父亲没回家以前，更加沉默寡言。她常拿我跟哥哥们出气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母亲跟父亲大吵一架。永远在深夜。要等奶奶已经在小房

间里睡熟。并非声嘶力竭喊叫，全程肢体语言，动作多依靠道具，大床边的矮脚板凳，手边的搪瓷茶缸。我记忆最深的是一把茶壶，那种老式的铝壶，冬天往铁皮炉子上一墩，烧一天的开水。大铝壶被踢过来踹过去，咣当当当。我躲在被子里浑身发抖。后来习以为常，见多不怪。但随年纪与日俱增的，是心中的恐惧。

七八岁时，我第一次回上海看外婆。记忆中，母亲每趟回沪，少不了随身携带一张购物清单。吃穿用行，分门别类，上面写满亲朋好友托捎的东西。每趟都大包小包，搞得探亲仿佛去打仗。上海是母亲的故乡，于我而言，记忆中的上海，似乎永远只是散碎摇曳，偶尔过渡的镜头。黄浦江码头，停泊在岸边运送黄沙的大船，海关大楼顶上的大自鸣钟声，照片中母亲永远年轻的面孔……那些只能在梦中更迭出现的景象，突然一下子涌至眼前，这座城市，让我感觉陌生又熟悉，直至今天。

十几年前，太原沿街叫卖香椿的季节。深思熟虑之后，我辞去酒店高管的工作，从北京回到上海。回首遥望，许多年来我的生活，一直都在“奔跑”，往返于京沪之间，脚步不歇，钟摆不停。不觉中已成为一种生活常态。“回上海”一直都是母亲的心愿，我自己根本无所谓。习惯了不停行走，倏地一停，心中反倒有些迷惘，空落落的。这感觉很怪，说不清楚。不断奔波辗转，“远离故乡”才是正常态。有人曾问我，你究竟要走到什么时候？走到哪里？我想了又想，没想明白，或许永远也想不明白。

在北京工作那些年，我们酒店的凉菜间大佬来自上海，苏北人，我一有空喜欢跟他学说上海话。酒店有个老客户，一个久居

北京的上海老头，喜欢喝黄酒。老头总是一个人来，据说是个画家。有人问我，他的画咋样？我答不上来，没见过呀。这老头不入冬不来，来也不多喝，黄酒一瓶，喝完就走。我不忙时会跟他聊上几句，刚一开口，老头就笑：“嘎漂亮格小姑娘，洋泾浜！”直到现在，我听上海闲话，完全没问题，但一开口就露怯。生活在上海，讲普通话并不丢人，但在我内心深处，“上海话”始终是个心结。沉重且甜蜜……

本部小说，通篇发生在一家叫做“休日”的星级酒店。女主人公张露，餐饮部副总，因情窦初开时被妈妈棒打鸳鸯，过后很多次不断地被迫相亲，心如死灰时她断然决定，与妈妈认可的男人结婚，再离婚。这种飞蛾扑火式的“抗争方式”，当然并不值得推崇提倡，但女主人公希望以此毅然决绝的态度来试图改变，母亲长此以往带给自己的沉重的爱。

张露的成长过程，伴随我对于故乡太原的记忆。视角多彩而模糊，烙印却深刻。很多时候，真正的悲伤无需语言。对于张露这个人物的种种刻画中，处处可感受到一种疼痛。深入骨髓，却无力扭转，我甚至固执地相信，这感觉应该深刻着“80一代”的印记——说老似乎有些矫情，但的确已经不算青春的尴尬年纪。悲哀如同酒浆钝化了的神经，疼痛于酒精中重新得以浸润。与张露相似的一代人，他们试图使自己得以解脱，却难料桎梏越挣越紧，一切皆枉然。我创作这部小说，更多希望表达的，其实是在沉重的“家庭枷锁”背后，那些深藏不露也极少被提及，常常被我们忽视了的“岁月温情”。时光静好，岁月平安，我们还是要学会，并懂得感恩。幸福不过如此。故事中，女主人公身上那些

积压已久的羁绊，纤弱而安静的心理挣扎状态，时常让我难分彼此。创作本部小说的同时，我的脑海中不断冒出一个词——“宿命”。宿命究竟是什么？浮萍飘荡，人生不断变化，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明天，永远摇曳难安，人人仿佛无根草。荒芜即宿命，而“苦难”恰恰才该是人生之“常态”。

张露在单亲家庭里长大，从出生就没见过爸爸，内心对于父爱的渴望，始终是伴随其一生的梦。萦绕不断，经年累月。对于父爱的期盼与日俱增，潜意识里，张露喜欢大自己许多的异性，直至调任上海新开业的酒店，与客房部副总白玉明相识。两人一见钟情。男主人公是上海人，年轻时在北方某地插队多年，性格中有江南男子的细腻温柔，又兼具北方男人的大气魄。如同丢失的世界失而复得，张露的人生终于得偿所愿。与此同时，对于母亲从小到大的“极端式母爱”，始终如割舍不断的沉重镣铐，她习惯了沉默，选择无条件接受——丈夫陈建宝是妈妈相中的女婿，典型的上海小市民，心胸狭隘，甚至有些猥琐。我之所以要创造这样一个角色，内心深处是希望表达，现实生活中关于“母爱与亲情”的矛盾纠结，茫然挣扎，是内心深处的一种难言之隐。无可诉说的悲哀，往往伤害更深更甚，却又无能为力。亲人之间的爱与被爱，这种来自家庭的情感，我们无可选择，某种角度上来讲，其实是“宿命之无奈”。驯顺者的悲哀。

这世界从来不是黑白分明，一目了然。人生的意义及其本质，本就模棱两可，看不清楚，永远说不明白。多年后张露渐渐长大，悲哀带了某种责任与厚重，她忽然间醒悟，这是一种久违了的感动。而这，恰恰就是本小说所希望带给读者的“真相”。记忆中，我在十几二十岁那几年，与父母的相处忽然间变得艰

难，说话永远驴唇不对马嘴，一说就炸。我认为自己无法被父母所理解，经常故意言辞激烈，甚至刻意顶撞，借以表达自己胸中的烦闷与不满。这种莫名的焦躁感，纠缠伴随着我的青春时代。有人说，80后是过渡性的一代，他们面临着50、60、70后等没有面对过的新问题，但实际上，80后面对的诸多问题，也是已经成长起来的90、00后，继续将面对的问题。每个年代的人都有每个年代的烙印，换个角度来说，在这样一个崇尚多元性的时代，我们抽象地评论某一代人的命运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。

本部小说搭乘几个不同角色，比如中餐厅楼面经理刘梅，调酒师阿林，后厨陈大佬，徒弟张斌，甚至楼面盯台的小弟小妹，貌似按部就班的笔触，平铺直叙展开，实则我希望借以表达的，是属于80后一代人的纠结茫然。弱者宽宥，繁华都市的喧嚣在张露眼中，无非是声色犬马，光怪陆离，永远都难以与自己合而为一。身在故乡心何去，我究竟属于哪里？想起博尔赫斯的一句话——“那个久违的小村子，就处于交叉小径的花园里……”创作本小说的过程中，我的面前不断跳出似曾熟悉的许许多多画面，而“故乡”似乎早已成为文学界一个“世界性”的泛泛主题。写法不同，表述迥异，在我看来，最吸引读者的，永远是书写属于自己最熟悉的那一亩三分地。作者尽可能地记录编织，自身周遭所熟悉的种种人与事，只能如此，也只有这些范围。有些人喜欢闭门造车，或向壁虚构，结局只能走进死胡同。美国作家福克纳曾说，“故乡只有邮票般大小”。作者的活动书写范围，也至多邮票般大小，我能把它们通过某种渠道描绘出来，不自恋，不清高，不盲目自信，已是很大成就。

我家楼下有两棵桂树，桂子飘香的清晨，我总会想起太原遥

远的杏花与梨花。小说中的张露只要一喝酒，故乡便会自动浮现于眼前。因本人做星级酒店管理工作多年，这部小说与其他小说相较，无论笔法还是故事构造，选题或是场景描述，以及人物的勾勒，都有更多迥异之处。小说中有诸多酒店餐饮行业相关文字，夹杂只有深谙本行业才可能知晓的“秘密”，所以说，你将其称为“行业小说”也未尝不可。整个故事像开启的一部电影，记忆镜头可随意切换，媒介则是一杯酒。记忆随风摇曳，张露眼中看到的世界，时而单纯，时而混乱。岁月纷杂，生活忙忙碌碌，常伴随着怨恨，在心底四处弥散。当“孝顺”被“愚孝”所取代，终于演变为自己跟自己纠缠，和谐的方式只能是“妥协”。与人生干杯。

创作本小说伴随各种散碎记忆，被加密，被裹缚，那些数也数不清的细节，只能在梦中重现——我站在北京的后海岸边，故乡太原隐藏于某个角落，它们偶尔出声，独自呜咽。我想念汾河两岸早已干涸的河床，也怀念苏州河浑浊的水……“故乡”于我而言，似乎永远都找不到答案。

文学即人学。生活是一个一个片段，成长则是一个一个细节。小说女主人公的感情世界，在日复一日的推杯换盏酒桌之上，徐徐深入。小说有上海、太原、北京之诸多城市细节，尽可能通过一个酒店人的立场表述，带给读者更多了解北方与南方城市之间的世故人情，风俗文化。

重新审视回望，从往昔岁月捡拾记忆片段，人生得以“回头再来”。80后一代人的生活，似乎永远是承前启后，心中隐隐莫名的恐慌，这是其他年龄段的人，永无可能找得到的状态。疏影鳞片，尽管生活如此艰难，我们仍然可以努力制造出属于自己的

丰富多彩。仰望北方城市的率性阳光，头顶一把油纸伞，脚下是江南雨后的石板小径，熟悉的乌衣长巷，故乡就在笔下。

由于社会与时代的不同，早前的阅读，所谓好作家就是能够“活灵活现，里里外外”地写透一个人。我认为某种意义来看，纯粹是误导——“人可以被了解？”现实是——“人性之复杂异常，永远无法被了解。”于是有人说，“文学常带有善意的欺骗”，非常正确。一部作品处处有所保留，作者给出合理的“空白”，让读者清楚，小说里“留白”才正常，写那么清楚干吗？于我而言，写作的追求就是，透过无数细节与回忆，最大程度地告诉读者，其中一小部分……

2018年3月18日于上海家中

不久前才刚清洗过的油烟排气通道，此时好像失了灵。大厨房里到处烟雾弥漫，排风机有气无力地哼哼唧唧，完全就是聋子的耳朵。张露扭头往灶台上看。头锅二锅三锅尾锅，师傅们人人挥汗如雨，埋头争分夺秒，手中大勺上下翻飞，灶眼中不时“轰”地发出一声巨响，火苗蹿出来一人多高。跑中线与负责打荷的小弟，若是听到哪一桌的菜催“加急”，要立刻把预先搭配好了的主料辅料，迅速传递给炒锅上的师傅。眼疾手快，节奏铿锵。后厨地面常年积水，每天收档前的最后一项工作，就是进行彻底冲刷，要确保大环境卫生指数达标，水渍于是永远扫之不尽。脚底湿滑，即使铺着防滑地砖也根本无济于事，小弟们因此常常是连跑带出溜，长跑速滑动作。即使是这样手脚并用，难免还是会顾此失彼，手中稍一迟缓，师傅立马就劈头盖脸大骂：“丢你老母！”人人恨不得能生出三头六臂八只手来了。百十来人的后厨队伍全力以赴，身上的工作服早已被汗水浸得湿透，面对这样焦头烂额的场景，张露在心底不禁轻轻一叹，简直就是一场不见刀枪的混战啊……

第一章

面前出现一张脸。

推近拉远，忽退忽进。

面孔摇晃跳动。

是谁？看不真切。

镜头不断变幻。

黛色帷幕，夜静人寐，月光水样轻薄。有两个人一路慢慢荡过来。中山东一路上海关大楼，顶楼著名的大自鸣钟，此刻恰好敲响两记。浑厚铿锵，钟声悠扬，江面远远有货轮驶过来，一长一短两声汽笛，张露不禁浑身一颤。抬头仰望，边上汇丰银行雍容典雅，与海关大楼比肩，人称“姐妹楼”的楼顶，此时被轻雾笼罩，影影绰绰。

张露说：“已是凌晨两点钟了。”

雾越积越厚，眼前世界虚无隐约，万物归拢。

白玉明说：“今年的中秋来得有些早。”

张露没出声。

白玉明又说：“我带你去看荷吧。”

张露一怔，问道：“哪里看荷，看什么荷？”

白玉明“咿呀”了一声，头也不回地站着说：“莫奈花园呀！暮春初夏，草木绿渐凝重，繁华尽在咫尺。”

张露接过话尾想都没想就来了一句：“蝉声乍落，睡莲盛开，梦是记忆深处迷离的影子。”

话题来不及继续，天空骤然间蒙蒙一片，刮来一股狂风，沙砾飞扬，滚滚黄沙中，张露只觉脚下站立不稳，眼睛睁也睁不开了。

“是沙尘暴刮到上海了么？”

风势更猛，脚底砂石旋移。

“白玉明白玉明。”张露大叫着惊醒，原来是场梦。一身细

汗，眼皮垂垂沉沉，张露只觉浑身酸痛，使劲睁开眼睛，只见丈夫陈建宝正在床头灯的映照下，努力探究摸索着她的身体。张露抓过床头柜上的手机瞄了一眼：半夜十二点五十五分。她大声喊了一句：“你干什么？”张露想踹，身体却被陈建宝死死按住。她徒劳地挣扎了几下，陈建宝在耳边笑嘻嘻地说：“好好好，你扭，你再扭扭，用力扭扭呀。”张露的眼睛忽觉一阵刺疼，泪水溢出来，她抓过枕边的眼罩胡乱戴上，身体向后一倒，不再反抗，冷冷地说：“别忘了你讲过的话。”

陈建宝人生得又瘦又小，在床上做动作总感觉别扭，想了想，他干脆光脚站到地板上去，把张露的腿往自己肩头一架，可没动几下就兴致索然，憋着气愤愤地说：“你他妈还不如一条死鱼，你就不能动一动吗？”张露由着陈建宝自说自话表演独角戏，只吐出两个字：“药渣。”陈建宝身体忽地一僵，张露不屑地“哼”了一声，一把扯掉眼罩，抓过手机来又扫了一眼：两分钟不到。陈建宝手起掌落，啪的一声，边上的床头灯顿时身首分了家，他恼羞成怒酱紫着一张脸，抓起裤头扭头便朝门外走，边走边恨恨地骂：“死鱼死鱼死鱼！”

张露在背后风轻云淡地来了一句：“明天早上民政局门口，不见不散。”

砰的一声，卧室的房门已经被踹上了。

真没想到，离婚可比结婚简单得多。前后两分钟不到。“又是两分钟。”张露差点憋不住要笑出了声。两个人一前一后出来，站在长宁区民政局门口，陈建宝本来打算说，要不要一起去吃点东西，但张露头也不回地走了，根本没打算再多停一分钟。望着那个熟悉的背影渐行渐远，陈建宝不由心中一阵恍惚，他怀疑

地扭头看了看民政局门口的牌子，终于微微叹了口气，低头朝另外的方向去了。张露已经快速走过武夷路一转，凯旋路上有家小店，专卖大饼油条粢饭团，想了想，走进去。

有一只小猫咪走到张露面前，它一屁股坐下，前腿立定，仰头看张露。这只猫咪眼珠深邃，喵喵声轻柔娇嗲，一刻不歇。猫咪胸腹毛色雪白，背上墨墨两道黑色条纹，卖相端正，洁净不野。张露低头盯了看它。猫咪毫不畏缩，反而再一步向前坐定，歪头继续看着她。猫咪眼神若有所盼。“它是不是也想吃饭？”张露脑海中浮现起幼时喂小奶猫情景。

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冬日，门外小院里突然有喵喵叫声，微弱轻细，断断续续了好一阵，奶奶循声而去，在一间堆放杂物碎料的小木屋角落里，发现三只小奶猫。小猫们全身黑灰两色，站都还站不稳，跌跌撞撞。猫妈妈呢？去了哪里？踪影遍寻不见。奶奶于是天天给小猫熬小米汤喂食。张露则立定木架跟前，专心地看。“来，”奶奶说，“你来试试看。”张露那时太小，心里紧张，把猫咪小心地捧在手掌心里，盛了一勺米汤，慢慢往小猫嘴巴里送，喂完发现，猫咪全身湿哒哒抖个不停。到底喝进去了没有时间一天一天过去，小猫一只一只减少。终于全死了。张露大哭一场，难过许久。此后再不养猫。

眼前这只猫咪，让张露想念奶奶，永远笑咪咪一张脸。童年时代最温暖的记忆。她不禁鼻子一酸。猫咪仍然仰头，深情款款，不断轻唤。张露将一个饭团小心地摆到它面前。猫咪低头只是嗅了一嗅，并不尝试，照旧盯了她看，接着倏地一下扭身蹿去，仿佛一缕烟尘，眨眼间踪迹全无。张露不禁一呆，忽然间觉得，自己倒像是那个，被世界遗弃了的人……

吃好早餐，张露慢悠悠荡到中山公园地铁站，打算搭乘三号线去上班。做酒店的好处，是上午十点半到岗打卡，十点半至十一点是员工餐时间，不吃饭可以再晚半个钟头，恰好就错开上班早高峰。今天情况特殊，低头看表，才八点半。站台上人潮熙攘，人人焦急侧目，队伍绵延不绝。已经开过去两列车了，张露都没有上。不是不想，是压根儿就挤不上去。等到第三列车开过来，张露随着人潮，被裹挟进去。一个女人的包被车厢门夹住，她又拍又喊，急得面红耳赤：“包，包，我的包！”紧挨张露站着的一个眼镜男，他掏出手机咔嚓咔嚓，一通抓拍，接着手指轻轻一点，发至朋友圈，脸上意味深长地笑。谁的高跟鞋踩到了谁脚，哎呀一声，被踩到的人表情痛苦，口里咿咿哈哈倒吸着气，眉毛一拧说：“不能看着点？”张露感觉到衣兜里的手机震动不停，但她没接。根本没法接。有个青年男子，黝黑精瘦，一身西装明显过于宽大，套在身上晃荡晃荡，脖子上系着猩红色易拉得领带，瘦小身体在沙丁鱼罐头似的车厢中穿梭，熟练地把一张张红绿纸头往每个乘客胸前胡乱一塞，迅速离开。车子到站一停，小广告四处散落。眼镜男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下去了。张露的面前堆积无数张脸。有人一脸麻木，有人睡眼惺忪，有人哈欠不断，更多人则埋头紧握手机，滴滴嘟嘟揆个不休。三号线地铁里的冷空调开得太足，张露恰好站在一处出风口，有点头疼，边上有人打了个喷嚏，她皱着眉头叹一口气，缩缩脖子。列车开过三站，到镇坪路，张露想下车，左冲右突死活就是挤不出去，她口里不住地说：“请让让，请让让。”能让到哪里去呢？张露的额头微微冒汗，不知是谁在身后使劲顶了一记，她觉得自己的屁股被人狠狠抓了一把，根本来不及扭头看，等到回过神来，已经在车

厢门外了。立在扶梯口处，弯下腰好一阵子深呼吸，好家伙，再不出来，昏厥过去也说不定。歇了一会儿，张露低头整理整理衣裙，想着到休日酒店还剩下一站多的路程，决定步行。猛然想起刚才手机震动，赶紧掏出来查看，是白玉明发来的短信：“是否顺利？”张露回复：“与往事干杯。”再就是妈妈也发来一条信息询问，张露只回复了两个字：“离了。”

走在半路上，张露接到一位老客户来电订餐，说是儿子腊月里打算办事。这些年婚宴预定，需要提前小半年，今年似乎要提前大半年，有小道传言，明年羊年不吉利，是寡妇年，最不宜婚嫁。

走上一段路一转弯，张露供职的休日酒店，就在前面不远。挂牌四星级，开业已有十几年之久，五年前重新装修过一次，成为现在这个样子。市区中心地段，寸土寸金，尤其在上海，螺蛳壳里做道场。同一品牌酒店的连锁店，若是在二三线城市，同样标价的房间，面积则要大出许多。

酒店客房新装修时，真是动足脑筋。比如撤掉房间里的电视柜，电视上墙；卫生间砖墙换玻璃墙，淋浴房拆掉，改换坐浴盆；选用德国进口的热带雨林龙头，可以保证洗澡水不外溅。每个楼层电梯门一开，迎面一堵装饰墙，有太阳、云朵、雨滴图案。这是酒店客房部副总白玉明的创意。其实就是一个天气预报器，第二天本埠天气状况如何，具体到市区郊县，与之相对应的小灯，于薄暮冥冥时分亮起。张露很喜欢这面墙，觉得浪漫中还夹杂了一点洛可可风格。诸多细节上的提升，为客人带来惊喜。但停车位紧缺，是酒店最大硬伤，老客户偶尔遇见白玉明，总难免要牢骚几句：“白总，休日是国际品牌连锁酒店，各地开了那